

成安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赠 阅

政协河北省成安县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成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主 编 刘殿卿

责任编辑 方如章

参加本辑编辑的人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方如章	王善亭	刘殿卿	李秀峰
孟力明	张文喜	赵润书	薄文杰

成安县文史资料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成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1989年11月印刷 印数1—2000

邯郸市文具印刷厂印刷

序

成安县政协主席 朱国良

成安县文史资料第一辑要和全县人民见面了。它的问世不仅为我县人民文化生活增添了一项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通过追忆历代人物，风土民情和较有影响的事物经历过程，更会使后代人更多地全面了解我们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的奋斗精神，从而鼓舞我们的后代更加勤奋努力，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更加美丽、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同志要我写一篇序言，写什么，怎么写，我心里没有个谱，一是因为手头懒，逻辑能力差；二是对文史工作是个门外汉，不懂。由于这些原因，从1987年4月任政协主席以来，殿卿同志曾多次谈过整理我县的文史资料工作，但都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直到1988年5月参加省政协举办的学习班，听了省政协文史资料编委负责同志讲了文史工作的重要性以后，才引起了我的重视。回来才牵头组织力量整理了这本小册子，（大量工作是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做的）。这就耽误了一年多的时间。要说写序言，那就只有以作自我检讨开始，谈谈我对文史资料工作的认识过程，也许对以后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有点启发。

整理历史资料，从县级来讲，目前大约有三套班子：即党史、县志、三套集成。政协再组织班子整文史资料是否重复？开

始我对这个问题认识模糊。随着学习提高和不断参阅外地有关文史资料，逐渐加深了理解。它们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分。相同之处，都是记载历史的；不同之分，就是角度不同，有纲与章之别。党史、县志都是记述一个时期纲领性历史事件的，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记述的那么详细，而在一定的时期，整理一定的内容时，还会受到某种政治背景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在反映真实历史情况时受到限制，如成安县志在记述一九二七年“会民进城”那篇文章中，由于事件和成书相隔只有四年时间，（一九二七年会民进城，一九三一年续县志）。所以对“会民进城”针对的主要对象和反对的主要内容，就没有记载。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杀了刘老佩，不拿牛毛税，杀了宋雅南，不拿地方钱”。这是农民进城造反的主要对象和内容，而县志却没有记载，主要是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即便这一事件记述失真，因是县志，属全县纲鉴书籍，知情人也无法及时反驳或补充。而文史资料正可以弥补县志这种不足之处，它在同一个时期，同一辑书中，允许对某一事件和某一人物，从不同的角度记述它的一个侧面，也允许在下一辑书中对上一辑发表的文章进行补充或反驳，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向背两个方面的内容，人无完人，事无完事，只是那一方面占主导地位而已。汉代王莽杀婿、废甥，篡位称帝，万代骂他是昏君贼子，但他在位十五年，年年大旱，年年丰收，后人骂其是“王莽坐天下，兴鳖不兴龙。”这说明他注重水利建设。可惜没有文字记载他兴修水利的事迹，也就无法对他进行正确的评价。宋太宗时期的寇准，曾在我县当过县令，并建有寇公厅，明朝樊灏曾在厅内题诗歌颂寇公：“当年勋业冠

群像，声震华夷万里遥，锁钥有司惊北使，楼台无地起南朝，半生得丧愁多险，满腹忠贞老未消，吊古重寻期会所，至今犹见姓名标。”而他的侍妾茜桃也留有一首《呈寇公》的诗：“一曲清歌一束绦，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这两首诗确暴露了寇准功过是非的两个侧面。我县四十年代的大土匪王老五、大汉奸薛凤山都先后被镇压，当然都是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千古罪人，但他们在抗日战争年代也为人民抗日工作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本书中也给他们记载了下来，以便后人对他们有个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评价。这就是文史资料所要起到记载历史的特殊作用。

关于文史资料整理工作的紧迫性问题，在这辑资料整理中，充分证明了抢救文史资料是刻不容缓的一项紧急任务。比如整理《民主革命时期成安县教育概况》这篇文章，是宋宇鹏同志费了很大心血写出来的，他不但直接掌握有很多材料，而且还亲自走访了很多教育界的老前辈，这部分人大都年已古稀，有些人把情况介绍以后，脑子就不大清醒了。宋宇鹏同志把这篇文章整出初稿以后，就得了偏瘫病，说话、行动都不大方便了，就连某些看不清和需稍加修改的地方，与他商量也很困难了。假如推迟几个月，这篇文章就很难脱稿。这充分说明，抢救文史资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任务。

成安有悠久的历史，从春秋时期建县名曰“乾候”，到秦代改名成安，西汉时期更名斥丘，直到北齐时期又复名成安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出现过很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汉代《礼记》编著者，戴德、戴圣就是我县北乡义村人。并立有大小戴故里碑。春秋时代鲁昭公如晋次于乾候，后薨

于乾侯，并葬于我县。佛教始祖达摩的弟子慧可，后称二祖，隋初至成安住匡教寺，讲经说法，死后葬于卢村，即我县二祖村，唐代建有二祖塔，古赵将陈余为代王号成安君，并建有陈余祠。寇准，宋太宗初，出知成安，常与民期会，并作有：“春日登楼怀归，”“春日书怀”，“春画偶书”等诗作，碑记寇公厅。当代国画家王雪涛系我县城内人，自幼喜画，后于京成名。这些历代名人，留下了很多文字，史料作品，如《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中山人物志》、《御书十卷》《易画管窥》、《尚书纂要》《礼经纂要》《大学明解》一卷、《四书音考》、《广平诗人集》等著述，大多已失传。历代留下来的钢铁铸形，碑石书记等也很多。把这些资料尽多地发掘整理出来，对丰富我县人民生活，正确研究历史真实情况，扩大我县社会影响，进一步推动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辑出版，为我县文史资料工作只是开了个头，我十分相信，将会有更多的热心于文史工作的贤士们，踊跃参加这一行列，并一定会在以后各辑中记载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史资料来。

前 言

《成安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刊印成书，是许多同志辛勤耕耘的结果。秋实初见，值得庆幸。

本辑共载文章十一篇。其中有王国义、张文喜同志搜集整理的“英雄的成安不屈的人民”，记述了我县人民在一九三七年日寇入侵时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抗日斗争和日寇屠杀我县人民欠下的累累血债；有张壮声写的“成安县名胜古迹的过去和现况”，介绍了“元符寺”、“二祖塔”、“凤凰台”、“小辘川”等名胜古迹的历史演变，饶有兴味；赵润书、刘殿卿搜集整理的“一九二七年农民暴动始末”，较详细地介绍了“天门会”、“红枪会”、“黄纱会”三会农民暴动的原因和经过；刘晓风、吴荫荣二同志介绍我县已故民主县长史鸣球的生平事迹；宋宇鹏写的“民主革命时期成安县教育概况”介绍了从戊戌变法到我县解放这一时期的教育情况。本辑还介绍了解放前三位私人办教育，并做过卓越贡献的老先生。还有抗日战争前成安保安联队总团长赵楚源的生平事迹；日伪时期汉奸、恶霸薛凤山、王老五的片断记述。可以说内容较为丰富。

参加这项工作的，特别是参加撰写工作大都是一些年过古稀的老同志。他们不辞辛苦，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进行了辛勤的劳动。如张文喜同志，东奔西跑，找老同事、老同学、老乡亲、座谈访问，了解情况，核对事实，做了大量工作；宋宇鹏同志为了

解我县解放前的教育情况，访问了上百人次，还向外地亲友发了很多书函，进行查询。赵文刚、吴荫荣、刘晓风等同志都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王国义同志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为整理我县抗日资料而辛勤操劳。还有很多老同志，老乡亲如薛举直、郝兆昆、张凤林等为整理文史资料提供了许多所闻所见的事实情况。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这本集子的出版，受到了许多单位热情支持和赞助。他们是：成安县良棉厂、成安县织染厂、成安县电力局、成安县粮食局、成安县棉麻公司。没有他们的赞助，要付印成书是很困难的。对他们的支持和赞助深表谢意。

成安县是一个建制古老的县，应该搜集的资料很多。这一辑只是开头，还有更多的资料要搜集整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同志参加这一工作，提供更多情况。本辑所载材料虽然大都经过较充分的调查了解，或是亲身经历，但由于年代关系或个人经历的限制，仍难免有偏颇和不确之处，只能算一家之言。一个人或几个人观察一个事物，往往只能了解一个或几个侧面，难以了解它的全貌。正像我们看月亮一样，经常看到的是向着我们的一面，而看不到它的背面。向着地球的一面是美丽的，经常受到人们的称赞，但是人们要想了解它另一个侧面的兴趣并不因此而低些。因此我们既希望更多的同志提供更多的史料，也欢迎对已刊出的材料提出不同侧面补充和订正。另外，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热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英雄的成安 不屈的人民

- 一九三七年成安抗日记实……………王国义 张文喜(1)
- 成安县名胜古迹的过去与现况……………张壮声(31)
- 一九二七年农民暴动始末……………赵润书 刘殿卿(47)
- 对史鸣球同志的回忆……………刘晓凤 吴荫荣(56)
- 民主革命时期成安县教育概况(1901—1945)……………宋宇鹏(62)
- 我的父亲赵楚源……………赵文刚(142)
- 真光小学创办人连庆昌……………宋宇鹏(152)
- 新民小学创办人王雅南……………宋宇鹏(154)
- 武训式的办学人——池昆庵……………黄景禹(155)
- 日伪时期的薛凤山……………力明搜集整理(159)
- 王老五的几个片断……………赵文刚(163)

英雄的成安 不屈的人民

一九三七年成安抗日纪实

王国义 张文喜

前 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陷入了沉重灾难的深渊。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妥协退让，奉行不抵抗政策，平津地区很快失守。在芦沟桥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被迫向南撤退。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寇、攻陷保定后又兵分两路。土肥原贤二率部沿京汉铁路南下，尚林部队从衡水、南宫、永年、肥乡袭来，他们基本上未遇到抵抗。侵略者趾高气扬，如入无人之地。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冀南一个小县城成安，竟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狼狈地丢下五百多具尸体。尔后，日寇对成安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大报复，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关于这一段史实，原成安县县长李熙章逃到西安后曾写过一本《成安一日》的小册子，予从记述。但这本书已很难找到。解放后，有的单位和个人也有过几篇回忆，但均不够详实。现经多方

调查了解，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把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成安县的这一重大事件，客观地记述下来，以歌颂先辈的爱国功绩，抚慰烈士的英灵；激励当代人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发努力；并使后代子孙永远不忘成安县这一光荣历史。

战 斗 前 夕

“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到“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抗日救亡，迫在眉睫。成安县虽地处偏僻，但在各方爱国力量的推动下，抗日救亡的准备工作却做得较为充分。

当时的县长李熙章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政清廉，享有威信。他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县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下，积极主张抗日。他把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警察和地方武装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严密巡查，防止敌特侦察破坏。在回乡大学生共产党员张国良等同志的协助下。全县开展了抵制日货，国难当头停止娱乐等活动。全县18—35岁的男青壮年组成壮丁队。训练由驻各区保安团负责，各区壮丁队队长接受军训、各村壮丁队员也受到初步训练。全县建立了拥有8千多人的民间武装，配备着8千多支枪。李熙章偕同张国良多次到各区视察，并对抗日武装的物资供应，伤员救护，医疗设施等做了必要的安排。

为了加强对抗日工作的发动，共产党成安地下组织领导人乔瑞生、刘振华等在四乡发动民团抗日。从北京回乡的大学生共产党员张国良负责团结争取县里上层人物的抗战工作。他们帮助各

村民团训练壮丁，组织志成小学、模范小学等学校的师生，到集市上游行示威、演出文艺节目、张贴抗日标语，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斗争。各学校还组织学生，学习劈刀刺枪、野战训练等军事科目，教唱抗日歌曲，提高学生爱国思想。爱国教师李藻（国民党员）每逢县城三、八大集就向赶集的群众演讲，讲没有国就没有家，讲述敌人的暴行，每说到激动人心处，便声泪俱下，使听者受到极大的感染。农村小学如河町小学、南豆公小学等，也经常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咸安县教育界在宣传抗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以保卫家乡为名，全县产生了许多民团。这些民团小的几十支枪，大的上百支枪，人员多少各异，地盘大小不等。这些民团的来源有三，一种是土匪，如霍村的吴三、吴四，邢村的许奠邦；一种是退役旧军官组织起来的，如大堤西李营长，辛寨赵保太，北漳的靳松庭等都拉起一支队伍；第三种是由会道门组织的，如大寨王天直（黄纱会），大堤西魏瑞云（红枪会）。那时，比较大的村庄几乎都有民团。形形色色的民团，构成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在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发动下，这些民团大都响应了抗日号召。

农历八月十五日，县政府在当铺召集全县各民团团长开会，研究如何抗日。李熙章县长主持会议，张国良作了抗日动员报告。会上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李熙章任会长，张国良任付会长。会议决定打日寇采取游击战（当时取名“遍地冒烟”），各路民团统称为“民军”，由县长统一领导。为了表示抗日决心，西南路的许奠邦鸣枪宣誓：谁不抗日谁没种！谁尿泥（怕死）！就叫谁吃子弹。一时间，抗日激情弥漫城乡。

成安人民的抗日斗争，受到了退守成安的各路军队的支持。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芦沟桥与日寇浴血奋战，丰功播全国。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农历）退守冀南，开始在大名一带集结（此时已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总部驻在大名城。广大官兵目睹敌人的烧杀奸掠，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不共戴天。

当时，原属二十九军的刘汝明师，改编成六十八军，该军的一个团驻在成安县金山、桃圈一带，后来该团姚子寿营驻进县城。东关北驻着某杂牌军的一个骑兵连，县城附近还驻有察哈尔巡警等。

姚子寿营进驻成安县城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和第一集团军司令部退守大名县后，为了防止日军从邯郸、肥乡方面追击，他们在成安、广平一线布署了军队。成安县虽说各区有武装，村村有壮丁，各民团分片巡逻，但这些拿枪的农民没有打过仗，没有作战经验。因此，成安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要求请正规军来城内驻守。县长李熙章向冯治安求援，共产党员张国良通过驻在金山村的六十八军某团付官的同学关系，要求他们来帮助守城。驻守大名的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对成安人民的请求表示同情，但认为成安这样一个小县城抵抗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军，没有取胜的可能，所以对这一请求犹豫不决。经过李县长和张国良多次表示抗战决心，冯治安终于同意调刘汝明军的一个营的兵力驻防城内。

农历九月十四日，姚子寿营奉命开进城内，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抗敌决心，并宣布公买公卖。群众的心逐渐安定下来。在军事分工方面，驻城军队战士和民团首领杨朝卿（二科）在城

墙上布哨、城门设岗，民军战士负责巡逻。一时间，县城内充满着一种悲壮气氛，全县上下初步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成安军民，严阵以待。

正当全县抗日热情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三十二军商震部队路经成安，他们在文庙（即孔夫子庙）前演有声电影，揭露日寇在我国东北的暴行，更激起各界人士对敌人的仇恨，增强了抗敌决心。

县衙门前的高杆子上，安了一个干电池电子音收音机，每天早晨、晚上都报告抗战前线的军事情况，广播里总是说我军节节胜利，而事实上是节节败退，弄得老百姓摸不清真实情况，加上当年夏秋季节下了四十多天毛毛细雨，各地盗贼蜂起，许多人迷信，把战乱说成是“在劫难逃”，有钱人过黄河渡长江，没钱的躲到偏僻的村庄。

县城一些富有的人，对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置之不顾，只关心自家的生命财产，他们千方百计想躲过这场战争灾难，成立了一个什么“卅字会”，说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化身，却用的是法西斯的符号“卅”，自称是慈善机构，却对“大日本”表示欢迎。这个组织主要由一些地主和商人组成，张石先和贾老寿（寿卿）任正付会长，下设三个股，宋老雅（雅南，北鱼口人）为慈善股长，韩大肚子为交际股长，薛举直为会计股长。他们声称参加了该会日本人来了不杀。入会者交会费二元，发一个袖章，家門口钉一个卅字会牌子。他们不主张积极抗日，希图在抗日武装抵挡不住的时候，借慈善机关的名义，以投降换取活命。这些人是妥协派。

姚子寿营进城帮助驻守的消息传出后，成安政府工作人员、

农民、商人、教师、学生等各界爱国人士，自发成立了兵差委员会，又叫支应局，设在县商会，由北鱼口村的耿悟真（局长）和北褚村的王锡九（局长）、袁振旅（会计）总负责，马超群管催粮派饭。向百姓募捐了白面、食油、猪肉、羊肉、蔬菜等，解决驻城部队的生活问题。有的商户自动炸了油条送到营部。姚子寿营长对群众如此高涨的拥军参战情绪深受感动，表示要坚决守住成安，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痛 歼 日 寇

自姚子寿营进驻县城以后，成安人民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各村壮丁昼夜不停地站岗放哨，县城城墙和东西南三个城门由正规军和民军配合把守、巡逻，又派警察局的警长李麦武带领四十名警察驻在城北的曲村，委派北漳民团把守成安县境西大门，大堤西红枪会魏瑞云（绰号瞎子）和李营长的民团负责肥乡方向的联防，道东堡由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群众作为肥成路中间的关卡加以防守。县境的西边和北边是防御重点，城东、城南各村的民团等待命令，一旦县城危急，就迅速支援。

为了侦察成安县的情况，农历九月十六日，日本飞机在成安县城上空盘旋侦察，随后又派特务来侦察。九月十七日，从邯郸方向来了一个小商贩模样的中年人，他鬼鬼祟祟地在东关转来转去，后来又向在东门站岗的战士打听“你们是啥军头，多少人马？”。警惕性很高的战士和群众马上看出这个家伙不是好人，把他捆起来送到营部（设在贾老寿家）。李县长也闻讯赶来。经审问，这个人承认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营部当即决定斩首示众，

一队战士把奸细押出东门，来到吕祖庙（也叫清风观）后的大坑边。群众听说抓住了日本探子（老百姓管奸细叫探子）蜂拥而来，围了个水泄不通。城墙上也站满了人。行刑的战士举起大刀片干净利索地把特务的头砍掉。围观群众个个拍手称快。

成安军民先后四次抓获敌人的侦探，都一一就地正法。

由于当时通讯落后，广播不讲实话，群众乃至县政府都对前线实情不甚了解。原来从保定南下的两路日军已到大门口。西路于农历九月十五日占领了邯郸；东路十六日占领肥乡城，距成安只有二十五里。

形势越来越紧急，日寇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就是成安。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许多人心里明白，小小成安阻止不住日本侵略军的南进。但是，能把成安这个自春秋时期就设了城邑的古城，拱手让给日寇吗？绝不能！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做了充分的发动，县长李熙章和守城部队，成安县广大群众具有爱国精神，誓与敌人拼个死活，保不住县城，也叫日寇知道成安人民不是好欺负的。

邯郸、肥乡、成安三个县城组成一个大三角形，敌人占领邯郸、肥乡后，如果不攻下成安，则踞守邯、肥之敌受到中国军队的威胁。成安县城位于邯大公路中间，是日寇攻占大名的必经之地，敌人攻占成安势在必行。

成安县城以东、以南都驻着军队，日寇要夺取成安，只有从北面和西面进攻。因此，我守城部队的防守重点是北面，城北由东北军一个骑兵连设防，东、西、南城墙和城门由民团和民军把守。城东北邯大公路北侧的郑家窑和公路南边的梁老宗家的三层楼房，是两个制高点，窑上修筑了临时环形工事，骑兵连的一部

在窑上配备了轻重机枪，形成交叉火力网。他们和守城部队彼此支援，互为呼应，控制了城北的大片开阔地带。离北城墙约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条东起东关北，西到范耳庄，深约两米，宽约三米上宽下窄的路沟，老百姓称为牛槽沟。郑家窑上的火力，可对这条路沟进行严密的封锁。

硝烟味越来越浓烈。肥乡失陷，消息传来，人们心情紧张，一小部分人害怕了。县保安联队总团长赵楚源认为抵抗也终归无效，于九月十八日只身逃之夭夭。保安团群龙无首，三百多人土崩瓦解，各奔东西。这时，杨朝卿（又名杨二科）带领一百多人的自卫团进驻成安县城。这天成安大集，人们怀着既紧张又沉闷的矛盾心理，到集市上买东卖西。集市以城内东西大街和东关丁字街为中心，熙熙攘攘的人群，东来西往川流不息。上午十一点左右，忽然从城北邯大公路方面传来枪声，人群骚动，从北向南跑起来。半个小时后，又平静下来。原来，日寇前几天从邯郸派来的几个汉奸密探被我军民查获正法后，驻邯日军摸不清成安的情况，只好又派了五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驾驶着军用摩托车沿邯大公路向东侦察。一路风平浪静，碰不到行人，也不敢到村里去打听，只好硬着头皮摸向成安。当摩托车开到成安县城附近时，这几个日本鬼子惊呆了。他们发现了在东关北巡逻的我军战士。我巡逻战士也发现了日本鬼子，立即开枪射击，并大喊：“日本鬼子来啦！老乡们快闪开！”北城墙上的战士和民团战士也鸣枪告急，一时枪声大作。驻守曲村的巡警也赶来向南射击，驻守东关北的骑兵连战士顺公路向西包抄过来。鬼子们一看大事不好，开动摩托车向西抱头鼠窜而逃。

虽然很快就又恢复了平静，但日寇进攻成安已迫在眉睫这个